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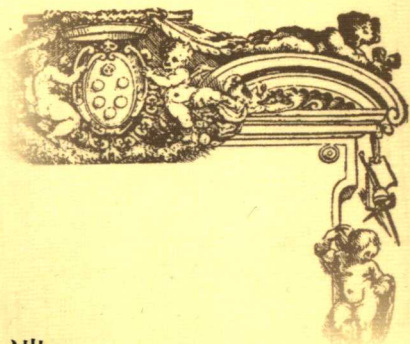
10

THE GNOSTIC RELIG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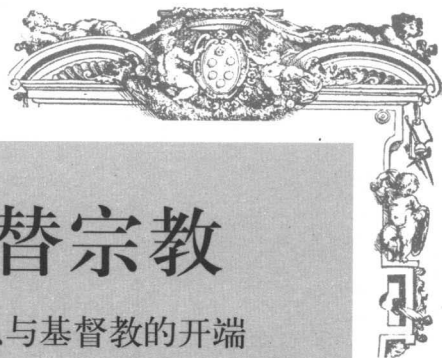
诺斯替宗教

异乡神的信息与基督教的开端

〔美〕汉斯·约纳斯 著 张新樟 译



上海三联书店



诺斯替宗教

异乡神的信息与基督教的开端

〔美〕汉斯·约纳斯 著 张新樟 译

THE GNOSTIC RELIGION



上海三联书店

总 序

陈 恒

自百余年前中国学术开始现代转型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经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已取得了可观成就。学术翻译在其中功不可没,严复的开创之功自不必多说,民国时期译介的西方学术著作更大大促进了汉语学术的发展,有助于我国学人开眼看世界,知外域除坚船利器外尚有学问典章可资引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又开始了一轮至今势头不衰的引介国外学术著作之浪潮,这对中国知识界学术思想的积累和发展,乃至对中国社会进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可谓有目共睹。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同时,中国学者在某些领域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论著,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借此如株苗之嫁接,已生成糅合东西学术精义的果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企盼着,既有着自身深厚的民族传统为根基、呈现出鲜明的本土问题意识,又吸纳了国际学术界多方面成果的学术研究,将会日益滋长繁荣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西方学术界自身的转型也越来越改变了其传统的学术形态和研究方法,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日益繁荣,研究的方法、手段、内容日新月异,这些领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面貌,也极大地影响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取向。不同学科的学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其他学科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以求能开阔视野,迸发出学术灵感、思想火花。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合格的学术翻译队伍也日益扩大,同时我们也深信,学术垃圾的泛滥只是当今学术生产面相之一隅,高质量、原创性的学术著作也在当今的学术中坚和默坐书斋的读书种子中不断产生。然囿于种种原因,人文社会科

学各学科的发展并不平衡,学术出版方面也有畸轻畸重的情形(比如国内还鲜有把国人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论文系统地引介到学术界)。

有鉴于此,我们计划组织出版“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将从译介西学成果、推出原创精品、整理已有典籍三方面展开。译介西学成果拟从西方近现代经典(自文艺复兴以来,但以二战前后的西学著作为主)、西方古代经典(文艺复兴前的西方原典)两方面着手;原创精品取“汉语思想系列”为范畴,不断向学术界推出汉语世界精品力作;整理已有典籍则以民国时期的翻译著作为主。现阶段我们拟从历史、考古、宗教、哲学、艺术等领域着手,在上述三个方面对学术宝库进行挖掘,从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一些贡献,以求为 21 世纪中国的学术大厦添一砖一瓦。

中译本导言

张新樟

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 1903 - 1993)是国际学术界研究诺斯替主义的著名学者,也是对古代诺斯替主义进行哲学研究的开创者。《诺斯替宗教》一书动笔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经历两次世界大战才于五十年代完稿,迄今仍然是诺斯替主义研究领域的经典。¹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约纳斯同时是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新约学者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的学生;身为布尔特曼的学生,约纳斯在研究古代诺斯替主义方面居于特殊的地位;同样,身为海德格尔的学生,他在研究存在主义哲学方面也居于特殊的地位。在他的学术生涯中,约纳斯将这两方面对照起来进行研究,认为这两者之间的联系环节是二元论。他说:“诺斯替主义是有史以来最激进的二元论。它是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分裂、人异化于自然、对于自然的形而上学的贬低、普遍的精神的孤独感、和对世俗准则的虚无化”,“是人类处境的经久不衰的范式”。同样,“存在主义的本质也是某种二元论,是人与世界之间的疏离”。因此,诺斯替主义具有“类比的现代性”,只不过,“诺斯替主义者被扔进一个敌对的、反神明的、从而是反人类的

1 约纳斯在诺斯替主义研究领域的地位是学术界普遍公认的。参:罗宾逊(James M. Robinson)、史密夫(Richard Smith)编,杨克勤译,《灵知派经书》,卷上(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页28; Elaine Pagels,《诺斯替福音》(*The Gnostic Gospel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的导言部分;Lawrence Vogel,《约纳斯的出埃及:从德国存在主义到后大屠杀神学》(Hans Jonas's Exodus: From German Existentialism to Post-Holocaust Theology),载 Hans Jonas 著,《必死性与道德:奥斯维辛之后对善的寻求》(*Mortality and Morality: A Search for the Good after Auschwitz*; ed. Lawrence Vogel;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6)等等。

世界，而现代人则被扔进一个冷漠无声的境地”——存在主义是更绝望的虚无主义，“是没有形而上学的二元论”。¹

从存在主义的观点出发，去解释古代诺斯替主义，又从古代诺斯替主义的观点出发，去分析诊断现代思想中的存在主义，这只是构成约纳斯学术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约纳斯对诺斯替主义与现代虚无主义的研究，其目的是为了分析与诊治，而他的学术使命正是要克服古今哲学史上的这种虚无主义，尤其为现代思想中的虚无主义提供解药，建立克服二元论的哲学与神学。从这种学术使命出发，他进入了哲学生物学的研究，先是建立了以《生命现象：迈向一种哲学生物学》²一书为代表作的关于有机体的生命哲学，然后是建立了以《责任的命令：寻求技术时代的伦理》³一书为代表作的关注人类未来的伦理学，为环境伦理建立了形而上学的基础。⁴约纳斯的哲学生物学，尤其是有关人类未来的伦理学，具有重大的政治与学术影响，约纳斯更为此于一九八七年获得了享负盛名的和平奖，由德国书商协会颁发，以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颁发的杰出服务勋章。⁵伏格尔(Lawrence Vogel)认为，约纳斯后期建立的生命哲学与伦理学“针对海德格尔的遗产乃至于二十世纪的整体精神，提出了最系统、最有挑战性的回应”。⁶

约纳斯是与洛维特(Karl Löwith)、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阿伦特(Hannah Arendt)、勒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齐名的杰出犹太学者，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同为海德格尔的学生。战后，洛维特、

1 转引自本书第十三章〈跋：诺斯替主义、虚无主义与存在主义〉。另参 Richard Smith, 〈跋：灵知主义的现代意义〉(Afterword: The Modern Relevance of Gnosticism), 载 James M. Robinson & Richard Smith 编, 《拿戈·玛第文集》(The Nag Hammadi Library in English;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8), 页 544—545。

2 Hans Jonas, 《生命现象：迈向一种哲学生物学》(The Phenomenon of Life: Toward a Philosophical B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3 Hans Jonas, 《责任的命令：寻求技术时代的伦理》(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 In Search of an Ethics for the Technological Age; trans. Hans Jonas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David Her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4 Reiner Schürmann, 〈约纳斯生平〉(Hans Jonas), 载《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 60/1 [1993]), 页 1—2。

5 Richard Wolin, 〈约纳斯的生命哲学〉(Hans Jonas: The Philosopher of Life), 载《新共和》(New Republic; 216/3 [1997/01]), 页 30—39。

6 Lawrence Vogel, 〈约纳斯的出埃及〉, 同前, 页 4。

约纳斯、阿伦特相继在纽约新社会科学研究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哲学系任职。约纳斯从一九五五年开始便在那里任职,直到一九七六年退休为止。由于约纳斯在古代诺斯替主义研究方面的影响甚大,国际学术界几乎“把他的名字等同于诺斯替主义了”,以至于人们在遇到他的时候“不相信这位后来研究哲学生物学的约纳斯,就是那位研究诺斯替主义的约纳斯”。¹汉语学术界至今还没有关于约纳斯的介绍,因此,在这个中译本导言中,我们将会把约纳斯的学术生平和影响介绍得较为详细,然后从两个维度来阐述《诺斯替宗教》一书的思想史背景:一是从总体上勾勒出约纳斯的思想历程,从诺斯替主义研究出发走向分析克服存在主义之内在二元论,并以他的自然主义与神学为现代思想中的虚无主义提供解药;二是介绍国际诺斯替主义研究的学术背景,从而分析约纳斯对诺斯替宗教的研究在该领域的特殊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要着重分析约纳斯如何建构古代诺斯替主义的类型学,此为中译本导言之重点。最后,我们要对约纳斯的古代诺斯替主义研究作简要评介。

一 约纳斯的生平、著作及其学术政治影响

汉斯·约纳斯于一九〇三年出生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部的城市明兴格拉德巴赫(Mönchengladbach,又译慕逊加柏)。²一九二一年在弗莱堡(Freiburg)开始从事哲学研究,他与洛维特、马尔库塞、阿伦特、勒维纳斯一道,是海德格尔最杰出的犹太籍学生。约纳斯在海德格尔和新约神学家布尔特曼的指导下写成了关于古代晚期诺斯替宗教的杰出的博士论文,于一九三〇年在马尔堡(Marburg)获得博士学位,他自一九五五年受邀请加盟纽约新社会科学研究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政治及社会科学研究院,直至一九七六年退休。在德国的学生时代与在纽约成为一名成熟学者的时期之间,约纳斯积极

1 约纳斯自己的话,见 Hans Jonas,《哲学论文集:从古代信经到技术时代的人》(Philosophical Essays: From Ancient Creed to Technological M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前言部分。

2 Wolin,《约纳斯的生命哲学》,同前,页 30—39。

参与了二十世纪最痛苦难忘的事件,使自己的精神生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根植于现实生活和现实政治之中。¹

一九三三年,德国盲人协会(German Association for the Blind)开始驱逐其犹太成员,希特勒关于重建德国社会服务的法律有效地把犹太人从大学的岗位上排斥出去了,约纳斯感到纳粹“背叛了共同命运下的团结”,于是离开了他本想在那儿从事学术生涯的祖国,前往伦敦避难。²一九三五年,约纳斯移民到受英国保护的巴勒斯坦,没有带钱,也没有工作,随身只带了他珍爱的两本书,一本是他的博士论文,研究古代诺斯替主义,并经过修改,另一本书是关于保罗的自由问题。他没有能够在大学里获得教职,只是依靠在印刷厂的临时工作支撑自己的学术抱负。一九三九年欧洲战争爆发后,约纳斯自愿加入了英国第八军的犹太旅。他谢绝了比较安全的情报工作,而到了前线作战。在意大利前线的生死搏斗坚定了约纳斯超越自己学生时代所从事的历史研究并发展出自己的哲学的决心。相应地,他的沉思逐步地集中于一切生命的肉体的、新陈代谢的基础,以及一切有机体在面对死亡威胁时为保护生命所作的奋斗。他的未婚妻爱丽诺(Elinore)给约纳斯寄去了最新出版的生物学著作,而约纳斯在给爱丽诺的回信中所勾勒的思想,便形成了二十多年后出版的《生命现象》一书的核心。一九四三年,约纳斯趁着假期与爱丽诺结婚,此后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当他再次回到巴勒斯坦时两人才重新相聚,也正在那时,他才惊悉母亲在奥斯维辛遇难的噩耗。他共打了五年的仗,直到一九四五年,他还穿着英国军服参加解放德国的战争,从而实现了十二年前发出的誓言:除非成为战胜军的士兵,否则永不踏足德国的土地。

一九一七年的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的联合国决议,承认巴勒斯坦独立,并划分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领土,但是他们之间不久就爆发了战争。一九四八年,约纳斯再次穿上军

1 Vogel,《约纳斯的出埃及》,同前,页1。

2 约纳斯对于他生命中的这个时刻的生动描写,见 Hans Jonas,《信仰还有可能吗?回忆布尔特曼并反思其著作的哲学方面》(Is Faith Still Possible? Memories of Rudolf Bultmann and Reflections on the Philosophical Aspects of His Work),载《必死性与道德》,同前。

服加入以色列的炮兵部队，参加以色列的独立战争。在以色列独立战争结束之后，他深信阿拉伯人绝不会对以色列国善罢甘休，因此，他将永远不可能在和平的环境中从事哲学研究。在妻子的鼓励下，约纳斯于一九四九年接受了蒙特利尔(Montreal)麦基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的教职，举家迁徙到加拿大去。一九五一年，在他已经四十八岁的时候，约纳斯终于在渥太华(Ottawa)卡尔顿大学(Carleton University)获得了他的第一个全职的哲学助理教授职位。在完成研究诺斯替主义的第二卷书之后，他于一九五五年应邀加盟纽约新社会科学研究院。他的学术生涯由于流放与迁徙而中断了二十余年，最后终于找到一个落脚点，可以利用自己的所有经历超越历史研究，从而构造出一整套成熟的、创造性的哲学，以回应他那个时代的虚无主义情绪。

约纳斯的著作展示了极大的广度与连续性。《诺斯替宗教》动笔于二十年代，经历了两次战争才于五十年代完稿，是他用德文写作的博士论文《诺斯与古代晚期精神》(*Gnosis und spätantiker Geist*)¹的节略本，这本书至今仍然是一部经典。²该书把形而上学二元论的根源追溯到公元第一个千年期的开端。他的第二部著作《生命现象：迈向一种哲学生物学》(1963年)在现代哲学——包括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中发现了诺斯替主义的思想模式。约纳斯认为，二元论是我们现代人把自然乃至人性看作纯粹是技术操纵对象之根由。作为治疗现代虚无主义的一个良方，约纳斯提供了对自然的一种描述，在精神上更接近于亚里士多德而不是笛卡儿，同时也能跟得上现代科学的步伐。约纳斯

1 他的博士论文第一卷出版于一九三四年，第二卷出版于一九五四年。《诺斯与古代晚期精神(卷一)：神话学的诺斯》(*Gnosis und spätantiker Geist, vol. I: Die mythologische Gnosis*; Göttingen, 1934, 1954; 3rd,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1964);《诺斯与古代晚期精神(卷二第一部分)：从神话学到神秘哲学》(*Gnosis und spätantiker Geist, vol. II, 1: Von der Mythologie zur mystischen Philosophie*; Göttingen, 1954, 1966)。

2 在《论信仰、理性与责任：六篇论文》(*On Faith, Reason and Responsibility: Six Essays*; Claremont: Institute for Antiquity and Christianity, Claremont Graduate School, 1981)第六章中，约纳斯讲述了自己如何开始并如何完成对诺斯替主义的研究。

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是《责任的命令：寻求技术时代的伦理学》(1979年)，这部著作把他对自然的思考与伦理学的领域联系起来。他认为，惟有我们能够把自然视为价值之源，而不只是我们的利益之源，我们才会相信有必要去限制技术对自然的重造。随着我们破坏生态环境、改变“人的形象”的能力日益增强，我们就能够控制行为、控制死亡过程、乃至控制生命的基因组合，在这种情况下，对技术的限制尤其显得迫切。此外，他为我们这个时代建立一种犹太神学而付出的努力，则鲜为人知，对于英美读者来说尤其如此。他想建立一种犹太神学，既严肃对待现代自然科学，又严肃对待恶的现实性，这个思路一直散见在各种学术杂志之中。下面这个书目罗列了约纳斯的英文或已经译成英文的著作和论文：¹

1. 《诺斯替宗教：异乡神的信息与基督教的开端》(*The Gnostic Religion: The Message of the Alien God and the Beginnings of Christianit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3)。
2. 《生命现象：迈向一种哲学生物学》(*The Phenomenon of Life: Toward a Philosophical B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3. 《哲学论文集：从古代信经到技术时代的人》(*Philosophical Essays: From Ancient Creed to Technological M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4. 《论信仰、理性与责任：六篇论文》(*On Faith, Reason, and Responsibility: Six Essays*; San Francisco: Harper and Row, 1978; New edition: Institute for Antiquity and Christianity, Claremont Graduate School, 1981)。
5. 《责任的命令：寻求技术时代的伦理学》(*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 In Search of an Ethics for the Technological Age*; translated by Hans Jonas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David Her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¹ 这个书目依据《黑斯廷斯中心报告》(*Hastings Center Report*; 25 no. 7 [1995 Supplement])第51页的书目增补并编译。

6. 《必死性与道德：奥斯维辛之后对善的寻求》(*Mortality and Morality: A Search for the Good after Auschwitz*;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6)。这是约纳斯的论文集，由伏格尔(Lawrence Vogel)选编并写导言。
7. 〈诺斯替主义与现代虚无主义〉(*Gnosticism and Modern Nihilism*)，载《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 19 [1952])。这篇文章的修订版亦收录于《诺斯替宗教》与《生命现象》这两部著作中。
8. 〈选择死亡的权利〉(*The Right to Die*)，载《黑斯廷斯中心报告》(*Hastings Center Report*; 8, no. 4 [1978])，页 31—36。
9. 〈跨越理论与实践的界限：DNA 重组作为研究过程中的一个行为案例〉(*Straddling the Boundarie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Recombinant DNA Research as a Case of Action in the Process of Inquiry*)，载 J. Richards 编，《DNA 重组：科学、伦理与政治》(*Recombinant DNA: Science, Ethics and Politic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8)，页 253—271。
10. 〈迈向一种技术哲学〉(*Toward a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载《黑斯廷斯中心报告》(*Hastings Center Report*; 9 [1979])，页 34—43。
11. 〈恐惧的启发〉(*The Heuristics of Fear*)，载 Melvin Kranzberg 编，《技术发达时代的伦理》(*Ethics in an Age of Pervasive Technolog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0)，页 213—221。
12. 〈平行性与互补性：斯宾诺莎与波尔继替中的心物问题〉(*Parallelism and Complementarity: The Psycho-Physical Problem in Spinoza and in the Succession of Neils Bohr*)，载 Richard Kennington 编，《斯宾诺莎哲学》(*The Philosophy of Baruch Spinoza*; Washington: Catholic University of the Americas Press, 1980)，页 121—130。
13. 〈对技术、进步与乌托邦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Utopia*)，载《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 48 [1981])，页 411—455。

14. 〈技术作为伦理学的主题〉(Technology as a Subject for Ethics), 载《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 49 [1982]), 页 891—898。
15. 〈信仰还有可能吗? 纪念布尔特曼并反思其著作的哲学方面〉(Is Faith Still Possible? Memories of Rudolf Bultmann and Reflections on the Philosophical Aspects of His Work), 载《哈佛神学评论》(*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75 [1982]), 页 1—23。
16. 〈政治伦理的本体论基础: 人类未来之承担之形而上学〉(Ontological Grounding of a Political Ethics: On the Metaphysics of Commitment to the Future of Man), 载《哲学研究院期刊》(*Graduate Faculty Philosophical Journal*; 10, no. 1 [1984]), 页 47—62。
17. 〈伦理学与生物基因技术〉(Ethics and Biogenetic Art), 载《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 52 [1985]), 页 491—504。
18. 〈奥斯维辛之后的神观: 一种犹太教的看法〉(The Concept of God after Auschwitz: A Jewish Voice), 载《宗教》(*Journal of Religion*; 67, no. 1 [1987]), 页 1—13。
19. 〈消费者的责任〉(The Consumer's Responsibility), 载 Audun Ofsti 编,《生态学与伦理学》(*Ecology and Ethics. A Report from the Melbu Conference, 18 - 23 July 1990*; Trondheim: Nordland Akademi for Kunst og Vitenskap, 1992), 页 215—218。
20. 〈必死性的重负与福祉〉(The Burden and Blessing of Mortality), 载《黑斯廷斯中心报告》(*Hastings Center Report*; 22, no. 1 [1992]), 页 34—40。
21. 〈世纪末的哲学: 对它的过去与未来的考察〉(Philosophy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A Survey of its Past and Future), 载《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 61, no. 4 [1994]), 页 812—832。

由欧洲最国际化、多语种的日内瓦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有关约纳

斯的图书,我们可见约纳斯的国际性影响。该图书馆所收藏的,有德文原版的《诺斯与古代晚期精神》共两卷,以及该书的节略本的法文、英文、意大利文译本,大多在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九二年间在世人重新发现约纳斯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家之后才出版的。该图书馆拥有《责任的命令》一书的原版以及多种修订版,及其英、意、法译本(法译本有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二年的三个版本)。那里还有许多英文或德译的论文与演讲稿,如〈科学作为个人体验〉德文及英文版本,以及〈技术、医药与伦理:论责任的命令的实际应用〉。此外,那里还有英美意法德学者对约纳斯的研究著作。¹ 约纳斯的哲学作品虽然不多,如上列书目所示,共只有三本著作和几本论文集。然而,他无疑是20世纪的一位最有原创性的、最重要的哲学家。

约纳斯首先是一位哲学家,而不是犹太哲学家,因为他相信伦理学不应建基于神学范畴之上。在一个日益世俗化的世界中,建立在某一种具体神学之上的伦理学必然会显得褊狭与教条主义。因此,约纳斯想从自然中,尤其是从生命的现象中,引申出责任的命令,这种命令既要能够满足“理性的要求”,解释人类生命的尊严,也要奠定我们对后代的责任。像康德那样,约纳斯把神学思考看作是“理智的奢侈品”,他认为,人类对于自然之起源及其最终归宿这一类问题忍不住不问,却只能得出推测性的答案,故此,我们最多只能期望,关于超验者的宣称能够与自然的内在见证保持一致。

在北美,他的著作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广泛重视。约纳斯绝少与收留他的国家的主流思想潮流妥协,美国哲学中具有主导地位的学派,如逻辑实证主义、语言分析、实用主义等,对他的欧陆模式的形而上学思考毫无用处。在他的学术生涯中,约纳斯倾注毕生精力研究永恒的哲学问题:人类在宇宙万物体系中的位置、奥斯维辛之后神的意义、伦理的本体论基础。美国哲学以其重视经验的强烈取向,早就把这类问题归入“伪问题”的行列了。

有意思的是,他的思想成就倒是在他自己的祖国得到承认。《责任的命令》德文版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便重印了九次,共销售了二十万

¹ Christine Schutze, 〈约纳斯的政治与学术影响〉(The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Influence of Hans Jonas), 载《黑斯廷斯中心报告》(25 no. 7 [1995]), 页40。

本,对于如此深奥的一本书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天文数字。作者的名字以及这本书的题目出现在各种论坛的无数讲演与讨论之中,远至遥远乡村的生态主义者群体,近至波恩的联邦国会。许多学术会议围绕这本书展开,各种哲学流派亦竞相反驳他的见解,而“责任的命令”更成了德国绿党及其支持者的口令。将哲学思想融入公共讨论,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因为哲学思想与政治事务交相影响的传统,实际上早已消失了。自费希特与黑格尔以来,从未有哪一本哲学著作能对公众生活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甚至当代的魏茨泽克(Carl-Friedrich von Weizsäcker)——他以七十岁高龄任施米特(Helmut Schmidt)总理顾问——也没有像约纳斯这样引起过如此程度的关注。舒尔策(Christine Schütze)说:“在二十世纪的后半叶,以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哲学思想所能贡献于世界的范围,已经退入到逻辑、语言学或历史琐碎的壅水之中了。伦理学已经鲜有提及。约纳斯以其深刻的伦理观重新把哲学带回现实之中,使它得到承认,并被尊为对自然以及对人与环境的完整性负责的基本思考形式。”¹

一九八七年,约纳斯获得了享负盛名的和平奖,由德国书商协会颁发。同年,他获得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颁发的杰出服务勋章。一九九三年,八十九岁高龄的约纳斯逝于纽约家中。

二 约纳斯的思想历程:对虚无主义的诊断与克服

在过去的几十年一直到他逝世为止,约纳斯让我们警觉到处于我们这个文化之核心深处的“伦理真空”:这个真空是由传统伦理学与现代自然科学一起导致的。²今天的技术已经改变了人类行为的性质,使我们不仅可以影响身外的自然,也可以影响身内的自然,这种影响呈几何级数,在整个地球上大规模展开,更不可逆转。但是传统伦理学却假定人类行为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除了医学之外,技术在伦理上被认为是中性的。伦理意义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而不是存在于

1 Christine Schütze,〈约纳斯的政治与学术影响〉(The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Influence of Hans Jonas),载《黑斯廷斯中心报告》(25 no. 7 [1995]),页 41。

2 Jonas,《责任的命令》,同前,页 22。

人与自然之间。人性是永恒的，不是技术改造的对象。虽然我们的行为在道德上的善恶可以由自己决定，但是长远的东西都受制于偶然、命运或天意。这一切都会随着现代科技的到来而改变，在人类未来面临危机的时候，传统伦理学没有能力解释我们的责任。

但是，在现代占主导地位的科学主义自然观——还原主义的唯物主义——强化了真空。按照这种自然观，自然是一台机器，不包含价值，也不表达任何意图。认为自然之中包含目的，这种观念被当作是拟人化的想像而遭到抛弃。人身外的自然，对自己漠不关心，对于流浪于其中的人类也漠不关心。我们也许会在乎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并不属于一个在乎我们的更大框架。尽管人类自己可以有目的、并按照目的行事的主体，但是非人类的有机体，则只能是对象，只是一些运动着的物质。而最后，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他们也成为自己的生物科技的改造对象。如果自然没有把伦理规范呈现出来，那么任何以完善、方便、实验为名来改变我们自身本性的努力，都不会被看作是对于根本性限制的逾越或对于善的自然标准的侵犯。

这里就存在着我们文化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虚无主义。由于缺乏判定自然之善的依据，由于失去了任何持久而又值得崇敬的“人类形象”，我们无法回应由我们新的能力所提出来的根本性的伦理挑战：我们为什么要为人类以及人类生存于其中的这颗行星的遥远未来操心呢？由于无法证明人类在地球上的存在是一个绝对的命令，我们就不会去培养一种监管的态度，以避免为了眼前的放荡而滥用将来的资源。

如果虚无主义就是我们文化危机的根源，那么唯一充分的回应就是哲学对虚无主义的批判。这正是约纳斯为自己设定的任务，这不仅是他后期著作的任务，而且也是他一开始的任务。在这一节，我将要简述他的思想如何按照三个阶段展开：存在主义的阶段、形而上学的阶段与神学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是要回应这个危机，而这个危机他在早期论文《诺斯替主义与现代虚无主义》中便已诊断出来。首先，他在《生命现象》中提出了“对于生物现象的存在主义解释”，认为有目的地生存，不只是人类独具的特征，而是存在于所有生命体之中。在第二个阶段，他在《责任的命令》中为我们对待自然、对待自我的伦理责任提供了一个形而上的基础。这前两个步骤是他的自然主义构思的两个方面。但是，他最后在第三个阶段提出了一个神圣创

造的神学。许多环保主义者都认为非人类中心主义是任何生态伦理必然具备的特征,但是约纳斯并不相信要克服虚无主义就必须为了“生物中心主义”或“环境中心主义”而拒斥“人类中心主义”,相反,约纳斯力图削弱“人类中心主义”与其他“中心主义”之间的区别。而且,约纳斯并不认为克服虚无主义一定要依赖神学,他认为,理性的形而上学应该无须依赖信仰就能为责任的命令建立基础。我们现在沿着约纳斯的思路来探究他对虚无主义的诊断,以及他用以超越虚无主义的三个步骤。

1. 对虚无主义的诊断:古代诺斯替主义与现代精神的对照研究

乍看起来,约纳斯最初对于诺斯替宗教的研究似乎出于研究古文的兴趣。诺斯替主义阐明了神人之间的极端二元论。诺斯替主义教义起初描绘了神圣世界的完整的原初状态;这种原初的整体性后来由于世界以及统治世界的能量的出现而破裂。在这个宏大的末世庆典之中,人类担当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而宇宙完整的恢复对于他的拯救是休戚相关的。天地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神被认为是完全地超世俗的,乃至反宇宙的。只有净化自己的一切世俗属性,完全把自己与超验的神圣“普纽玛”(pneuma,即“灵”)联合起来,人类才能获得拯救。诺斯替教义提供达至拯救与合一的秘密“知识”。约纳斯对这个过程的描写,我们可以这样总结:

人的构造就像是一层层的洋葱,宇宙本身也是这样,有着许多层次,只是这些层次的次序与人的各个层次的秩序刚好相反而已:宇宙的最外层正好是人的最内层,宇宙的最内层地球正好是人的肉体的衣袍。只有最内层,或属灵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他并不属于这个世界,他起源的地方,即神,也是外在于整个宇宙的。在未获拯救的状态下——远离自身的源泉而沉浸在灵魂与肉体之中——灵对于自己没有意识,在这个世界的毒害中麻木、昏睡、窒息了,简言之,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他的苏醒与解放,是通过知识来促成的……启示本身就已经是拯救的组成部分了。它的携带者是一个来自于光明王国的信使,他穿过各个层面的重重障碍,骗过众掌权者(Archons),把灵从世俗的麻木状态中唤醒,把来自外

面的拯救的知识传授给他。¹

约纳斯认为神与世界之间的二元论来源于特定的社会与历史条件：人与世界分裂的内在体验反映了人的异化状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约纳斯便相信自己已经在现代历史中发现了一种具有二元论性质的东西，与“人的异化状态”相似。他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表达了人与世界之间的同一种明显分裂，人异化于世界的同一种感受。这种认识促使他重新评估自己的学术焦点。他逐步放弃了他对历史或古文的兴趣，转而对当下进行哲学的分析。为了回应自己亲身见证的痛苦，如纳粹的兴起、世界大战、大屠杀等，他为自己设定了一项重大的思想任务：揭开西方文明危机的思想起源，并为人类提出一个全新的、积极的定位。

约纳斯对现代的诊断的一个关键点是虚无主义的观念，而虚无主义的根源就是神与世界之间、以及人类与世界之间的这种极端二元论。在约纳斯看来，虚无主义与诺斯替主义之间的类似性是不可否认的，两者都表达了严重的意义危机，导致深刻的无家可归感。世俗的生存受到轻视与贬低，留下的只是人类对自己主体性的自我膨胀的信心。虚无主义与诺斯替主义同样产生于极度不稳定的社会处境之中，在这里人类绝望地寻求重建生存与意义之间一度失却的联系。在诺斯替主义里面，反宇宙的情绪很容易导致自由放纵的反律法主义的态度：既然律法只是适用于污秽的世俗生存之中，那么粗暴地违反这些律法，就被认为是通往更高层面的道路，正如约纳斯的解释：“以一种积极尽责的态度去行各种事，不要留下任何没有做过的事，不要留下任何可能的自由未曾实现，以此来适当地对待自然，并穷尽它的能量；惟有这样，才能从轮回的圈子中解脱出来。”²现在，虚无主义表现在政治弥赛亚主义（messianism）之中，企图恢复在现代性的支离破碎下失去的整合状态。各种政治弥赛亚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各种民族主义——都表现出反律法主义的倾向，允许使用非道德的手段来加快实现政治解放的目标。

在〈诺斯替主义与现代虚无主义〉一文中，约纳斯把现代虚无主义

1 根据约纳斯在本书中的有关论述编撰。

2 参本书第 251 页。